

生生死死石窟情(二)

——素描全面研究大足石刻第一人陈习删

□ 刘晓白

(上接16版)

又一次醒来后，见夫人与子女，还有侄儿陈启明都围聚床前，他让夫人将书桌抽屉里的一个文件袋拿来，对儿女们说：“这个袋子里是我写的大足石刻研究文稿，还有杨家骆先生写的保护大足石刻的计划。我虽然一生为官，起起落落，但一生清廉，没有积蓄什么钱财留给你们。我只有喜欢读书治学，我喜欢启明，视你如亲子，就是特喜欢你好好读书。”他用眼看着几个儿女说“你们都要向他看齐。”又抚摸着那袋文稿说“大足石刻是稀世珍宝，我把这些留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继承，或者将来交给国家，或者给用得着的人。”

沉寂一会儿之后，一向话语不多的他最后说：

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世人都终有一死，你们不要难过了。我一生喜欢清静，我的病看来是不治了，死后丧事要简办，就在龙岗山佛湾后坡寻块地下葬，让我陪伴石刻菩萨吧！”

然而，天佑肩负大任人。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，阎王是不敢勾他名册的。

几经垂危之后，这位老人居然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了。经县里几位名老中医悉心诊治，慢慢调理，到秋高气爽的时节，他又能拄着手杖眺望白塔了。

新中国的建立，给这位病弱的老人注入了新生活力，燃起他奋斗的希望。他以非凡的毅力，再次扬起了风帆，为大足石刻的崛起，他要奋斗到人生的终程。

他拥护共产党，热爱新政权。受党的信任担任了人民代表、担任了土改联络委员会委员，积极参与建设新政权的奋斗，积极参与保护文物的工作。在他的全力宣传下，各级党政领导都充分认识了大足石刻的珍贵价值。在土改中政府特别划拨出宽阔的石刻保护区范围，明确地提出是“为了将来的维修”。在这些县人民政府关于土改的文件中，彰显了政府的远见卓识，蕴含着习删先生的努力，为后来大足石刻保护事业的发展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

1952年成立县石刻保管所，陈习删被任命为主任。其所著《大足石刻志略》为后人研究大足石刻

奠定基础。是年，西南文教部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挤拨2亿元(折合20万元人民币)巨款，准备在北山石刻区修建保护性风雨长廊。习删闻悉，禁不住涕泪满襟。他不顾年老体衰，即刻请缨，自陈熟悉工程，愿负担此重任。他的热情、他的学识才干、他的负责精神，县委吴士英政委是了解的。但是老人的身体状况令吴政委踌躇。

老人神情凝重地望着吴政委动情地说：“吴政委，我能行，我身体这点小恙一有事干就痊愈了。我懂中医，只要注意调理，保准没事。”看吴政委心有所动，老人接着掷地有声地说：“我就是活着没修完这长廊，死了也要葬在龙岗山上看着你们把它修好！”

吴士英被深深地感动了，一字一顿地说“陈老先生，这事就全权委托你了。修好长廊，更要养好身体，完工时我来给你庆功！”

为了全力支持北山长廊的修建，县里成立了石刻培修委员会，吴士英亲自挂帅任主任。

冬天过去，大地回春。

春天，1953年的春天是个多么令人鼓舞的时节，年轻的人民中国，正朝气蓬勃地蒸蒸日上。沉睡千年的龙岗山佛湾，响起了回应千年延绵的叮叮当当锤钻声，开山劈石的号子声和砍树伐木声。在风吹雨打，日晒夜露中煎熬过千百年的石刻菩萨，惊讶地注视着人世沧桑的变化，期待着住进新居。

北山石窟维护和风雨长廊建修工程，揭开了人民政府保护大足石刻的序幕。

春天，也给习删老人的生命注入了青春的活力。自工程一开始，他就在佛湾扎了根。在孔雀明王窟里铺上一撑地铺，在岩洞前避风雨的简易棚屋下，架上几块石头，支上一口锅，开始了苦行僧似的生活。

晴天一顶草帽，雨天一顶斗笠，身著朴素长衫，脚穿一双拖鞋，手里拿根长长的叶子烟烟杆，还提着一个稻草蒲团。这就是工人们亲切地称呼为“大老爷”的陈习删的素描肖像。

要在一个杂树荒草淹没的自然状态的荒山中整理出一个有序

的天地，有一系列的工作要有序开展。首先是开辟道路，使人有通行之便。其次就是砍危树、割荒草、刨去石岩顶上的“盖山”(覆盖石岩顶的土层)。再次就是修排水沟，截断冲刷石窟的山水；给危岩残壁砌堡坎，牢固石窟环境；最后才是修建风雨长廊。

随着工程的有序展开，陈习删每日坚守在工地上。

白天，他在工地或与工匠讨论施工问题，或把草蒲团随地一放，就坐在地上，嘴衔叶子烟杆，看着人们施工。他身体虚弱，常常是汗流满面，衣衫透湿。有时，他又抱来些稻草，一边衔着烟杆吸烟，一边编织草蒲团。他编织蒲团又快、又好看、又结实。他编的蒲团就是他的“军功章”——凡是那些做工勤奋，干活认真的工匠，他就间或送他一个蒲团：“拿着！三娃子，坐着打石头不伤裤子不受凉。”而凡是那些偷工减料，滥竽充数耍滑头的工匠他就当场辞退。久而久之，工匠们都以大老爷的蒲团得了多少来论荣耀。老掌墨师教导学徒都说：“大老爷眼中夹不得沙子，人民政府的工程掺不得假啊！”

入夜，万籁俱寂，唯有清风明月伴着孔雀明王窟里的油灯长夜不息。灯下读书是青年时代就养成的习惯，年迈之际，睡眠少了，夜读兴趣越浓。自考察团去后，诸多的石刻疑问待解，大量的碑刻铭文题记的校对，考证、注释工作就成了夜课的作业。这晚，习删又在校注《古文孝经碑》。一阵凉风吹来，引发了阵阵咳嗽，惊醒了另一撑地铺上与老人作伴的谢树方。这是维修团队中最有文化的一个青年，是习删老人的助手。也是上山半年多来他生活的陪护。

看着老人佝偻的背影，青年人的鼻子有些发酸。“先生，歇息了吧！秋夜风寒啊！”

“啊，吵醒你啦？马上就好了……咳——咳——”又是一阵更强烈的咳嗽声，揪紧了小谢的心。他连忙起身，走到老爷子身后，给他披上件衣服，又轻轻地拍起背来。“缓口气，我给你续点茶水。”他提起水壶发现没水了，“我烧点水去！”

“不用了！方仔。”陈先生拉住谢树方说“我就睡了，咳——咳——”

“啊！先生，你发烧了！”小谢叫了一声，忙用手又去摸先生的太阳穴。就着灯光，只见老人满脸通红。那只捂着嘴的手巾上也红了一片。

“啊！又咯血了。”小谢惊慌起来。

“莫怕，莫怕！我是医生，这点老毛病不关事，不要紧！”他见

小谢还愣愣的，又说，“你扶我躺下，再给我弄块湿毛巾盖在额头上，躺一躺，睡一觉热度就退了。”

深山深夜，山路崎岖，附近又无人家，也只好等天明再想办法。小谢安顿老人躺下，见咳嗽平缓下来，给老人额头捂上冷水毛巾后，见他呼吸渐渐均匀了，沉甸甸的心才松懈了一些。谢树方走到洞窟外的锅灶边，点火烧起水来。

烟火在夜风中摇曳，投射着小谢的身影在岩壁上跳动，看着这景象，七八年前跟着先生在宝顶佛湾抄录石刻题记的情景又重现眼前。

那是石刻考察团在宝顶佛湾勘察时的事。1944年，刚满16岁的谢树方初中毕业在县参议会修志办公室帮忙做誊抄，因书写工整且速度快，受到参议长兼总纂陈习删的喜爱，修志结束后就留在参议会做了小职员。跟随习删先生参与了为考察团服务的工作。在宝顶佛湾勘察陡壁上的题刻时，有的题刻离地10多米高，且由于长期无人维护，岩顶的藤蔓垂吊而下多有遮掩造像和题记，又因此造成雨水浸湿崖壁，苔藓植物蔓生，不加清理就难见佛像与题记真容。

陈习删先生特别挑选了几个精明的工人来做清理岩面的工作，他仔细作了交待，特别强调要小小心清除粘在岩面上的植物须根和苔藓，特别要保证不能损毁石刻。又组织人负责在岩顶保证施工工人的安全。而后，就在每个工人的腰上系上一条手腕般粗大的长绳，从岩顶将腰系长绳的工人慢慢吊升到岩面，岩下也用一条指头般粗大的绳子帮助稳定。这场清理工作进行了四五天。

岩面清理后，又换了几个识字的青年人，同样是悬吊半空誊写岩壁题刻，谢树方也参加了这项工作。

那个场面很有些惊心动魄，这么多年后回忆起来，似乎腰背被绳索勒紧的感觉都还未消失。

水烧开了。谢树方侍候先生喝下一碗后，又将毛巾在凉水里降了温再重新捂在额头上，体温已降了一些。

“是吧，我说没事吧！”老人说：“我这种物理降温法再加上穴位按摩很有效的，改天我教教你。”

“嗯！我一定好好学。”

“看把你累的。都三更天啦，你也睡吧！”

月光斜照进石窟来，看着西斜的明月，老人似乎动了思亲的情怀：“明天是中秋节啦，我家么娃儿一早就会上山来送糍粑。快睡吧！方仔。” (未完待续)

